

Paul Harding

Tinkers

~ 2010 年普利策小说奖 ~

修补匠


[美国] 保罗·哈丁 著

刘士聪 译

Paul Harding
Tinkers

修补匠

[美国] 保罗·哈丁 著
刘士聪 译

 译林出版社

献给

梅格, 塞繆尔和本杰明

1

乔治·华盛顿·罗斯比临死前八天开始出现幻觉。他从自己起居室中央那张从医院租来的病床上，看见小虫子从他幻想的屋顶灰泥裂缝里爬进爬出。窗扇上镶嵌得严丝合缝的玻璃都松动了，一刮大风就会把它们吹落，哗啦啦落在家人的头上，他们都坐在长沙发上、恋人椅上和他妻子搬来的餐椅上。飞落下来的玻璃会把他们赶出屋去，从堪萨斯、亚特兰大和西雅图回来的外孙们，从佛罗里达回来的妹妹，而他则会被一圈碎玻璃围困在床上。花粉和麻雀就会飞进屋子，雨水和那些不怕人的松鼠（他花了半辈子时间阻止它们接近鸟食槽）也会闯进来。

这幢房子是他亲自建起来的——浇灌地基，搭建框架，连接管道，铺设电线，抹墙，漆屋。有一次，他在露天地基上焊接热水箱的最

后一个节点时遭到雷击，被抛到对面的墙跟下，他站起来焊完了那个节点。他及时填补墙上的裂纹；疏通堵塞的管道；把风雨板上脱落的漆皮刮掉，再涂上一层新漆。

买点灰泥来，他说，在床上欠起身子。屋里铺着波斯地毯，摆着英属殖民地风格的家具，还有好几十个古董钟表，这张床置于其中显得怪异而单调。买点灰泥来。天哪，灰泥，电线，再买几个钩子。你们花五块钱足可以了。

是的，姥爷，他们说。

是的，爸爸。一阵微风从他身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人们疲劳的头脑略觉清醒。地滚球在外面草地上啪嗒啪嗒响。

中午时分，家人都在厨房里准备午饭，此时屋里只有他一个人。天花板上的裂纹变成大裂缝。床铺锁住的轮子陷进地毯下面橡木地板上新裂开的缝隙里。地板随时会塌陷。他那失去功能的胃似乎要跳到胸腔里，就像在托普斯菲尔德农产品交易会^①上骑马时的感觉，突然一颠，几乎折断脊椎，他和床就要一起掉进地下室，落在他那坍塌的工作间废墟上。乔治想象他会看到什么，仿佛房子实际上已经倒塌：起居室屋顶现在有两层高，断裂的地板条构成的漏斗形破洞，弯曲的铜管，沿墙边缘铺设的电线，犹如切断的血管，都指向躺在突然倒塌的废墟中央的他。厨房里传来小声说话的声音。

乔治转过头，希望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人坐着，腿上放着一

^① 托普斯菲尔德农产品交易会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农产品博览会，始于1818年，至今仍举行。

纸盘土豆沙拉和烤牛肉卷，手里端着一塑料杯姜味汽水。但房子仍在倒塌。他觉得他喊起来了，但厨房里的女人们和院子里的男人们一直在嗡嗡说话。他躺在废墟上，眼睛看着上方。

房子第二层上的东西掉在他身上：未完成的松木框架，死头的下水管（那些带螺帽的管子，他原打算接在洗脸盆和抽水马桶上，但一直没接），挂在衣架上的旧上衣，已被遗忘的一盒盒游戏棋、拼图、破损的玩具，以及一袋家人照片——有的已经很旧了，就裸放在镀锡铁盘上——都哗啦啦一股脑掉进地下室，他甚至抬不起手来护住自己的脸。

但他几乎是一个鬼魂，近乎虚无，所以，木头、金属和印制亮丽的一扎扎纸牌和相纸（往前走六步进入顺境！^①曾祖母诺丁披着披肩，表情呆板，皱着眉头凝视照相机，她戴的帽子挺可笑，上面堆满花朵和网罩，活像埋葬海员的坟丘），这些东西原本可以砸碎他的骨头，但都像电影道具一样掉在他身上，又落下去，他或它们都是先前实物的复制品。

他躺在一堆杂物中间，有毕业照、旧毛衣、锈迹斑斑的工具，还有剪报，内容是关于提拔他担任当地中学机械制图组组长的，关于任命他为指导主任的，然后是关于他退休的，以及退休后做古董钟表商和修表匠的。他修理的那些破损严重的钟表铜件散落其中。他看着房子三层上面裸露的支撑屋顶的横梁，以及其间鼓鼓囊囊的银灰

^① 这句话似与“大富翁”棋盘游戏有关。游戏参加者按骰子所掷点数走棋。以筹码而进行房地产交易，以赢得多数房地产为胜。

色隔热棉胎。几年前，一个外孙子（哪一个？）把隔热层都钉好了，现在有两三片已经松动，像毛茸茸的粉色舌头耷拉下来。

屋顶塌了，木头、钉子、油毡、木瓦片和隔热层像山崩一样掉下来。天空露出来了，一片片平顶的白云，犹如无数铁砧组成的舰队在蓝天上慢慢行驶。乔治有一种汗淋淋的湿冷感觉，就像生病的人来到室外的那种感觉。白云停下了，顷刻间，突然落到他的头上。

接着是一片蓝天，从高空倾泻而下落在杂乱的混凝土基槽里。然后是星星，有如天上的装饰品被抖落下来，丁零零掉在他身边。最后，连黑洞洞的苍穹也脱落下来，铺在这整整一堆上，盖住乔治乱糟糟的空无。

乔治死前大约七十年，他父亲霍华德·阿伦·克罗斯比赶着一辆四轮马车谋生。那是一辆木制马车，两根车轴和木辐车轮上驮着一个带抽屉的柜子。柜子上有几十个抽屉，每个抽屉带一个凹在木头里的铜环，弯起手指就能拉出抽屉。抽屉里装着刷子、桐油、牙粉、尼龙袜、剃须皂和折叠式剃刀。有的抽屉里装着鞋油、靴子带儿、扫帚把儿和拖把头儿。还有一个隐秘的抽屉，里面放着四瓶杜松子酒。他走的路多是偏僻土路，通往隐藏在树林深处的空地，在一片锯末和树墩中间有一间小木屋，一个穿着朴素的女人站在歪歪扭扭的门口，头发扎得很紧，束在脑后，看上去好像在笑（其实不然），手里握着一支扣上扳机的松鼠枪。啊，是你呀，霍华德。好，我想我需要一只镀锡铁桶。夏天里，霍华德吸着石楠花的香气，唱着“有人为我摇梦

船”，看着从墨西哥飞来的黑脉金斑蝶（蝴蝶在燃烧，翅振火焰飘；^①他想象自己多少是个诗人）。春秋两季是他最赚钱的季节，秋季，因为住在偏僻林区的人们需要储存物品过冬（他把车上的货物卸到覆盖着火红枫叶的地上，摞得很高），春季，因为等道路通了、他能过来的时候，那里的生活必需品常常已经断档几个星期了。然后，人们像梦游者一样来到他的马车跟前：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如饥似渴的样子。有时他离开林区时会带走买棺材的订单——一个小孩或妻子，用粗麻布裹着，直挺挺躺在柴棚里。

他修理东西。镀锡铁罐，熟铁制品。焊料融化后注入土槽。灵活多样的拼接。偶尔把铁罐凿扁，锡铁的丁当声里夹着啾啾声，在北方树林笼罩下听起来很微弱。修补匠、铜匠，但主要是叫卖刷子和拖把的小贩。

乔治能给房子刨槽，能浇筑混凝土地基。他能锯木料，能钉框架。他能铺设房间的电线，安装水暖管道。他能吊装石膏灰泥板。他能铺地板和屋顶木瓦板。他能砌砖台阶。他能镶嵌玻璃，油漆窗扇。但他却不能扔球，也走不了一英里的路；他不喜欢运动，自从六十岁早早退了休，他尽量不让自己的心脏跳动太快，即便如此，只有去一个好的池塘钓鳟鱼而必须在浓密的灌木丛里砍出一条通道时，他才不管那一套。可能是因为缺少锻炼，他患腹股沟癌接受第一次放射

^① 这是主人公根据butterflies（蝴蝶）一词玩的文字游戏。原文为“butter fires, flutter flames”，由于中文和英文发音的差异，此处只得变通意译。

治疗时，腿肿得像海滩上的死海豹，然后变得像木头一样硬。在他卧床不起之前，他走路就像现代假肢技术发明之前从战场下来的截肢伤员；走路跌跌撞撞，硬邦邦的两条腿的关节如同用铁卡子接合起来，然后又用搭扣扣在腰上似的。他妻子夜里在床上隔着他的睡衣碰着他的腿时，便想到橡木或枫木，但她只得强迫自己想别的事情，这样就不会想象去他地下室的工作间取砂纸和颜料来打磨他的腿并为其刷漆，仿佛他的腿是件木器。有一回，她想，我的丈夫，一张桌子，她不禁想笑，为了止住笑，呼噜一声打了个响鼻。后来，她为此难过得哭了。

霍华德每天售货接触的一些乡村妇女非常固执，他相信，或者说，假如他有意识地想过这件事，他会相信，她们的固执培养了他的耐心，一种理性的不可撼动的耐心。当肥皂公司不再生产原来的洗涤产品，而改用一种新的肥皂配方并换了包装盒时，霍华德不得不忍受无休止的争论，假如他的对手不是花钱买东西的顾客，他会立即认输的。

肥皂在哪儿？

这就是肥皂呀。

包装盒不一样了。

是啊，盒换了。

原来的盒怎么啦？

没怎么。

那他们为什么要换呢？

因为这种肥皂更好。

肥皂不一样啦？

更好了。

原来的肥皂没问题呀。

当然没问题，可这个更好呀。

原来的肥皂没问题。这个怎么会更好呢？

怎么说呢，这个洗得更干净。

以前的洗得挺好的呀。

这个去污更好——而且更快。

唔，我就买一盒常用的肥皂吧。

这就是常用的肥皂呀。

买不到我常用的肥皂吗？

这就是常用的肥皂，我担保。

哎，我不想试用新的肥皂。

这不是新的。

随你说吧，克罗斯比先生，随你说吧。

喂，夫人，还差一分钱呢。

还差一分钱？差什么钱？

这个肥皂贵了一分钱，因为比原来的好。

就因为肥皂不一样了装在蓝盒里，我就得多花一分钱吗？我还是买一盒我常用的肥皂吧。

乔治在一个标价出售旧物的人家宅前买了一台破钟表。卖主免费送他一本18世纪出版的修理手册的重印本。他开始拨弄旧钟表的机芯。作为机械师，他了解齿轮比例、活塞和副齿轮、物理结构、材料强度。作为来自北岸养马地区的北方人，他清楚做什么能赚钱，一边打盹一边梦想着毛纺织厂、板岩采石场、收报机纸带、狩猎狐狸。他发现银行家们为了让有毛病的祖传老钟表走得准是肯花钱的。他能用手工更换报时齿轮上磨损的轮齿。把钟表正面朝下放倒。拧下螺丝钉；也许就把它从雪松木或胡桃木外壳里拔出来，因为壁炉台上的灰尘使得螺钉孔里的螺纹早已变成木尘。就像取下珠宝箱盖那样取下钟表后盖。将钟表匠用的长臂灯从身后拉过来，探出肩膀一点就行。检查发黑的铜件。看看粘满油泥的副齿轮。看看经过锤打、弯曲和烧烤的金属零件上的蓝、绿、紫色波纹。把手指捅进钟表里；拨弄擒纵轮（每个零件都有完美的名称——擒纵：钟表机芯的末端，即动力泄出、迸发和保持节奏的地方）。把鼻子贴近点；金属零件有丹宁酸味。读读蚀刻在机芯上的姓名：埃兹拉·布洛克斯海姆—1794；乔治·E·蒂格斯—1832；托马斯·弗莱彻巴特—1912。把发黑的零件从表壳里取出来，放进氨水里，捞出来时，鼻子烧得慌，眼睛流泪，透过眼泪看见它们闪闪发亮。锉锉轮齿。在轴衬上打孔。上紧发条。装好钟表。添上你的名字。

修理哟，修理哟。丁，丁，丁。丁丁当当。这是修锅补桶的丁当声。霍华德·克罗斯比的耳朵里也响着丁当声，声音自远而近，越来越近，

直传到他的耳朵，然后钻进去。他的头嗡嗡响，犹如木锤敲钟一般。一股寒气窜到他的脚尖，随着丁丁当当的声波传遍全身，然后牙齿打颤，双膝摇晃，他抱紧自己以防身体散架。这是前兆，发病前笼罩他的化学电流的冷晕。霍华德患有癫痫病。他妻子凯瑟琳，先前叫凯瑟琳·布莱克，是魁北克的布莱克家族成员，但属于家境贫寒且家规严厉的一支，她挪开桌椅，把他拉到厨房中间的地板上。她用餐巾包上一根松枝让他咬，这样他就不会吞下舌头或把舌头咬掉。要是病来得急，她就把一根树枝直接塞进他的牙齿之间，等他醒来，他会发现满嘴的碎木渣，满嘴的树液味，脑袋像装满旧钥匙和锈螺钉的玻璃瓶。

重新组装拆开的钟表时，把固定零件的后板放在柔软的布垫上，最好放在折叠多层的羚羊皮上。把每一个齿轮及其柄轴插进相应的孔里，先为大齿轮及其松动的均力圆锥轮开始，即达芬奇先生贡献给人类的那种神奇的带沟槽的圆锥体，接着是最小的齿轮，使一个齿轮的轮齿与下一个齿轮的卡圈相啮合，诸如此类，直到把报时系的飞轮和运行系的擒纵轮安装到位。现在，钟表匠看着一个敞开的、童话般的奇特装置；齿轮来回转动，像一台懒惰的机器在做梦。宇宙时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标示。这样一个扭曲而拙劣的装置只能为那些不规矩的鬼魂报出古怪的时间。他拿起机芯的前板，先将其固定在朝上的主发条和报时发条的柄轴上，这些是各种零件中最大也最容易固定的零件。这一步完成以后，钟表匠把仍处

于松弛状态的机芯举到眼睛的高度，用手推挤前后板，大致控制住其间的零件，当心不能用力太大（那会把尚未调正的微细的柄轴顶端压坏），也不能用力太小（那会让尚未完全装好的机器又散了，各种零件会绷到工作间灰尘覆盖的角落里，惹得钟表匠骂街）。假如，当耐心的钟表匠组装完毕，用拇指拨一下大轮，如果钟表发出嘎吱嘎吱声，而不是带铜音的呜儿喻儿声，就必须老老实实从头再来，直到捣乱的小鬼被赶走为止。只有运行系的钟表，让它重新走起来很简单。更复杂的机械装置，比如有特殊才能的人制作的钟表，像滑稽月亮，模范小丑耍水果，那需要极高的技巧和韧性。[作者听说，有人在波希米亚东部见过一个钟表，表盘周围像一棵用铁和黄铜锻造的大橡树。随着当地季节的变化，树枝把近千片小铜叶——每一片用细线系在头发丝一样细的小轴上——从瓷釉绿变成带金属光泽的红色。然后，通过表壳（做得好像人们曾经信以为支撑地球的柱子一样）内令人惊讶的机械装置，小铜叶从树枝上脱落下来，沿细线螺旋式飘下，洒落在表盘的下半部。假如真有这样的机器，那么当年牛顿先生也就不会坐在一棵更神奇的树下了。]

——引自肯纳·达文波特牧师的
《明智的钟表匠》，1783年

乔治临死时记起很多事情，但他记不清先后顺序。他审视自己的一生，他总是想，人临终前总是这样的，对自己进行评估就是目击

一堆乱糟糟的东西在移动，马赛克瓷砖在旋转，不断变换图案，总是形成可辨认的色带，熟悉的成分，分子单位，熟悉的流向，但现在也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每次想对自己进行评估时，所展示出来的总是一个不同的自己。

* * *

死前一百六十八小时，他爬进西海湾循道宗教堂地下室的窗户，在万圣节之夜敲响钟声。他在地下室里等他父亲因此而用鞭子抽他。他父亲笑得用手直拍大胯，因为乔治在裤子里屁股下填满了旧的《星期六晚邮报》。他静静坐在晚饭桌旁，不敢看他的母亲，因为已是夜里11点钟，父亲还没有回家，母亲还是让他们坐在变冷的饭菜面前。他结了婚。他搬了家。他是循道宗教徒，公理会主义者，最后是个一位论派的基督教徒。他绘画机器，教授机械绘图，患心脏病，活了下来，在新公路开通之前他和工程学校的朋友们在上面超速行驶，教授数学，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在高中提供咨询和指导，每年夏天和牌友——医生、警察、音乐教师——一起去北方钓鱼，在一户人家标价处理旧物时买了一个破钟表和一本18世纪的修理手册的重印本，退了休，随团到亚洲、欧洲、非洲旅游，修了三十年钟表，溺爱孙辈的孩子们，患上帕金森氏症，患上糖尿病，得了癌症，躺在从医院租来的置于起居室中央的病床上，就是原来放餐桌的地方，餐桌带两个活动面板，以备假日就餐时使用。

乔治一直避免回想他父亲的事。但偶尔，他修表时，当他往套管里放新弹簧时弹簧从柄轴上掉下来一弹，划破了手，有时绷坏了别

的零件，这时他脑子里便出现父亲的形象，躺在地板上，双脚乱踹椅子，把地毯弄得乱皱皱的，台灯从桌上掉下来，往地板上撞头，牙齿咬住一根棍子或乔治的手指。

他母亲去世前和他及他的妻儿一起生活。有时，多数是在吃饭时，也许，因为她先前的丈夫常常在饭桌上抢先说话，显摆自己能耐，留在饭桌旁盘算如何把他弄走，这时她常常回想他父亲曾是个多么无聊的男人。吃早饭时，她用羹匙把麦片粥送进嘴里，把羹匙从假牙之间抽出时丁零零响，并发出吸溜溜的声音，嘴里还说，诗人，哈！他是个笨蛋，是个饶舌的人，一个到处犯病撒疯的家伙。

但乔治原谅他母亲的乖戾心态。每当他想，她这样刻薄的抱怨到底想缓解什么情绪时，他就不禁热泪直流，从正在阅读的早报大标题上抬起头，靠过来吻她那搽过樟脑油的额头。对他的这个举动，她说，别试图安慰我啦！那个人给我平静的心蒙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该死的笨蛋！她即使如此，也让乔治心里感觉好些；她喋喋不休的抱怨使她感到宽慰，也提醒她那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乔治临终前躺在床上又想看见他父亲。他要想象出父亲的样子。每当他集中精神回忆，从眼下开始往深远的过去搜寻时，就有人翻动他的身子，给他换床单，毒素就从长满肿瘤的肾脏里漏出来，流到又浓又黑的血液里，这时一阵疼痛和吵吵嚷嚷的声音又把他弄得疲惫不堪，脑子乱作一团。

乔治死前那个春天的一天下午，病情已经加重，他决定回忆自己

的过去和生活趣闻，用磁带录音机记录下来。他妻子出去买东西了，他把录音机搬到地下室放在工作台上。他拉开工作室和工具房之间的门。工具房里的钻床和车床之间有一个烧木头的炉子。他把一些旧报纸揉搓了一下放进炉子里，门旁与隔板之间靠远一点的角落里堆着一些劈柴，他从那里拿了根圆木也扔进炉子。他点了火，调整了烟道，希望暖一暖地下室混凝土的寒气。他回到工作室的工作台上。录音机上插着一个廉价话筒，但话筒在环形夹子上立不起来。夹子很轻，连接话筒和录音机的电线缠绕在一起总把话筒弄倒。乔治想把电线拉直，但话筒还是立不起来，他干脆把话筒放在录音机上面。录音机的按键很重，需要用力才能按下去。每个键上标着难懂的缩写字母，乔治只得按来按去才确信他已经找到录音的组合键。机子里面的录音带有一个褪色的粉色商标，上面写着：早期布鲁斯专辑，版权所有：哈尔·布劳顿，乔·克里克镇，宾夕法尼亚州。乔治记得，这盘录音带是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他和妻子在埃尔德霍斯特成人教育学院所选的一个课程上买的。乔治第一次按下播放键时，只听见一个男人用很细很远的声音跟在一个恶魔身后唱关于他的歌。乔治没把带子倒回去，他想这样一种幽怨的曲调对他的回忆不妨是个不错的前奏，于是，他便开始录音。他身子向前对准话筒，双臂交叉撑在工作台的边上，好像是在听证会上回答问题。他郑重其事地开始了：我叫乔治·华盛顿·克罗斯比。我于1915年生于缅因州的西海湾。1936年，我搬家到马萨诸塞州的埃农。等等。说了这几个年份之后，他觉得只能回忆几个拙劣的略带淫秽色彩的趣闻，大部分与钓鱼时因喝威

土忌过量而导致的愚蠢行为有关，而且，常常是围绕着无意中撞见一个渔猎法监督官，提着一个装满鱒鱼的鱼篓，但他没有钓鱼许可证，或关于一个医生带进树林里的手枪：假如手枪是九毫米口径的，我会在冰上吻你那光溜溜的冻僵的屁股；一首歌曲的歌词是“醒来吧，母亲，醒着更好”，诸如此类。说了几个这样的故事之后，他开始谈他的父亲和母亲，他的弟弟乔和妹妹们，谈上夜校去完成学业，以及当父亲的事。他谈到蓝色的雪，一桶桶的苹果，以及用斧头劈冻得僵硬的木头，木头很脆，一劈就咔咔响。他谈到第一次当姥爷时的感受，还想到死后将留下什么遗产。一个半小时之后（他几乎不知不觉把录音带翻到另一面）当录音带已经走到头，录音键啪的一声弹起来时，他毫不掩饰地哭了，为失去充满光明和希望的世界而痛心。感动之余，他把盒式录音带从机子里拿出来，翻到开始的地方，放进装有主动轮和导向销的严密的滑动支架上，按下播放键，心想他可以通过听自己的叙述来保持一种纯净的悲哀。他想象他的回忆录现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令人崇拜的陌生人的，一个他并不认识但一看就认得出来而且是他深深喜爱的人。不料，他听见的声音鼻音很重，是被挤出来的，而且，更糟糕的是，声音听起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好像是个乡巴佬被人，也许甚至是为了嘲弄他，召来为圣洁的事情作证，似乎让他出现在沉闷而神圣的参议院里不是要听他的证词，而是要看他笨嘴拙舌的样子。他听了六秒钟就把磁带弹出来扔进火苗正旺的炉子里。